第 37 卷 第 6 期（总 220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37, No.6 (Serial No.220)
2015年 12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December 2015

•科学技术哲学•

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从“科学共同体”走向“科学 - 哲学共同体”

The Becomevisibl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Science-Philosophy Community

安维复 /AN Weifu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摘 要：自1996年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算起，科学哲学史的学科性质就备受关注。科学哲学史不是科学思想史，也不是科学哲学的流派史。与传统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相比，科学哲学史主张恢复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关联。这门新学科主要研究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思想演化，也就是科学与哲学的融合、冲突与新的融合的思想轮回。借鉴库恩的思想，我们把科学与哲学的这种融合称为科学 - 哲学共同体。所谓科学哲学史也就是科学 - 哲学共同体因共识而形成、因科学革命而断裂、再因科学促进哲学变革的思想演化过程。从科学哲学史角度看，科学与哲学是连续知识谱系的两极，科学哲学应该是经验性与超验性的统一，知识与智慧的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我们的结论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总有其哲学观念；任何一种哲学观念，总有其科学基础。

关键词：科学哲学史 科学哲学 科学史 哲学史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divers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ubject.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come into being since 1996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thing calle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not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s, even not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mainstream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subject focuses on the conception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namely its harmony, contradiction and new harmony. According to Thomas Kuhn the harmony/contradiction of science with philosophy are called science-philosophy communit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will be defined a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ing of consensus formed from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 broken by scientific revolution, rebuilt when reforming philosophy with science. According to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re the two kinds of unifying continual knowledge, so call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ought to be the unity of the empirical with the transcendental, the unity of knowledge with wisdom, and fact judgment with value judgmen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any scientific theory must form conception from philosophy, and any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 must be based upon the science.

Key Words: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 of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5994/j.1000-0763.2015.06.005

基金项目：西方科学哲学史（12AZD070）；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与研究（14ZDB019）。
收稿日期：2014年1月13日

作者简介：安维复（1960-）男，吉林九台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Email: wfan1960@163.com

2008年12月18-20日维也纳学派国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Vienna Circle）主持了一场旨在总结当代科学哲学的研讨会，参会论文以“科学哲学的现状”（*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为题结集出版，其主旨是关注科学哲学的历史维度（有别于库恩的“历史转向”）特别是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研究的兴起，其中包括T.乌贝尔（Thomas Uebel）的“当代分析科学哲学史的某些评价”（*Some Remarks on Current 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T.毛曼（Thomas Mormann）的“科学哲学史作为科学哲学的新探索？”（*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Other Means?*）等文，认为“我们必须关注科学哲学史已经在近二十年内取得了巨大进步，其规范性的标志不仅在于拥有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HOPOS），而且还有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以及2011年创刊的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简称HOPOS）。”（[1], p.13）

一种学科或研究规范的兴起及发展，并不仅仅在于解决本领域的问题，而且还在于对本学科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科学哲学史主要用科学（实证知识）、哲学（观念创造）和历史（包容多元）等三重思想要素及其“解释循环”重新开启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哲学及其历史的新思路；重新关切知识与智慧、真理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等历史与时代的重大思想关系。科学哲学史近期研究初步表明①，人类文化的基本构造是实证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契合，哲学对科学的依赖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哲学的逻辑起点、论证方式、理论结构、发展水平、研究进路和评价标准，都是“拟科学的”。

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

正统科学哲学可能还有两个更为深刻的教条：其一，把逻辑经验主义看作唯一的科学哲学；其二，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哲学没有历史。其实这两个教条是相通的。“某些深陷分析传统的哲学家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科学哲学，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与科学相关的所有其他哲学探索简直就是形而上学垃圾。”（[1], p.31）

由于“分析的科学哲学在学术起源上缺乏历史意识”（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originally professed to care little about history），因而这种“无历史感的学科也就需要历史意识”（un-historical discipline acquire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这或许就是科学哲学史研究兴起的思想动源。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1956年，国际科学史协会（DHS）同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协会（DLMPS）合并成立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简称IUHPS。从此“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几乎成为一个仍在流行的专名。但从历次会议及其公开发表的成果看，这两个协会的联盟并不意味着两个学科的整合，更不意味着两种思想的整合。

对科学的历史-哲学双重审视（*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1969年明尼苏达大学召开了一次旨在统一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会议，参会者包括费格尔（Herbert Feigl）、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等，参会论文以“对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审视”（*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为题结集出版，其中穆克莫林（Ernan McMullin）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分类学考察”（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taxonomy）探索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各种关联方式，认为科学哲学研究依赖于科学史提供的案例是否成功（[2], pp.15-29）。这次会议成为科学哲学史研究兴起的里程碑式的思想事件。当然，这次会议的基本观念具有历史学派的思想印记。

分析的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1年，在维也纳学派的诞生地，创立了“维也纳学派国际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Vienna Circle），该学会的宗旨

①笔者曾在“科学哲学简史：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一文中概述了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详见《吉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另见笔者最近翻译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John Andrew Schuster,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

就是“保存并开发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历史文献”，其中代表性的著述是M.海德伯格（Michael Heidelberger）在2000年主编的论文集“科学哲学史：新动向和新视野”（*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Trends and Perspectives*），其中包括“现代经验论的新康德主义根源”（*Neo-Kantian Origins of Modern Empiricism*）等等。“维也纳学派国际研究会”可能第一次提出要对（维也纳学派以来的）科学哲学进行有组织的历史研究，并首次提出“科学哲学史”这个范畴。当然，维也纳学派国际研究会对科学哲学史的理解局限在“分析的科学哲学史”的限度内，并不触及科学哲学作为“分析传统”的核心命题，自然无法公正地对待从古希腊直到后现代的各种科学哲学思想资源。

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有文字档案记载的科学哲学史研究组织最早出现在1993年，一个被称之为“科学哲学史工作组”（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working group）的学术组织开始出现①，但直至1996年4月19-21日，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以“科学的哲学：新康德主义与科学哲学的诞生”等为题在弗吉尼亚工学院和州立大学举行，会上正式成立国际科学哲学史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与分析传统的“拒斥形而上学”不同，科学哲学史被定义“对科学给予哲学的理解”。

上述梳理表明，科学哲学史的研究理念及学科建制经历了一个思想演化过程：其逻辑起点是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或科学哲学无历史的深层教条；其思想经历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整合”、“历史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历史-哲学的双重视野”、“分析的科学哲学史”到“科学哲学史”等4个环节；其研究纲领逐渐定位于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二分转向从历史的包容视野重新审视（各种）科学与（各种）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其关切的问题包括逻辑经验主义是否就是唯一合法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还是科学与哲学互相改变的哲学？哲学史是“理性的自我展开”（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还是哲学不断被科学所改变的历史等。

二、基本范畴：何谓科学哲学史？

何谓科学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涉及科学哲学史的定义，而且还关涉科学哲学史研究的思想性质，特别是科学哲学史与科学哲学（“分析传统”）、科学思想史和哲学史等其他相关学科如的区别与联系。

正如人们往往把科学哲学误解为分析的科学哲学（也就是把逻辑经验主义等同正统的科学哲学）一样，科学哲学史也往往被误解为“分析的科学哲学史”（“History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哲学史就是从奥地利的维也纳学派因战事迁移到美国后与当地的哲学相融合的思想过程，也就是“从科学逻辑到科学哲学”（from wissenschafis logik [logic of scienc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演化过程（[3], p.577）。其实，这种理解的科学哲学史在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分析传统”对思想史的鄙视。“某些深陷分析传统的哲学家认为，分析的科学哲学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科学哲学，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与科学相关的所有其他探索简直就是形而上学垃圾。”（[1], p.31）

对于何谓科学哲学史，HOPOS作为科学哲学史国际研究机构的官方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稿约中给出了一个定义，科学哲学史“在于对科学给予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将科学置于其赖以发展的历史和哲学的框架之中……以期解释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中的哲学、科学和数学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对理解哲学史是必不可少的。”[4] 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其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与（一般）科学史不同，它强调那些对哲学有影响的科学；与（一般）哲学史不同，它强调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其二，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架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双向思想关联，因而不同于目前流行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和STS（对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其三，科学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理解科学来理解哲学（史），因而不同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偏见与敌视。综合上述

①参见http://www.hopos.org/

三点，科学哲学史就是通过研究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来揭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以期洞察哲学因科学而改变的思想过程。简言之，科学哲学史就是哲学在理解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关系中不断自我改变的历史。科学哲学史就是科学改变哲学的思想史。

有些学者已经看到，科学哲学史并不是自维也纳学派以来的现行科学哲学的思想史或“分析的科学哲学史”，也不仅仅是对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各种科学哲学思想体系的漫长历程进行编年史堆砌；而是一种区别于“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用毛曼的话说，“科学哲学史就是另一种科学哲学”（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Philosophy of Science by Other Means），“从事科学哲学史研究本身就是研究科学哲学的另外一种路径”（Conceivi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one of the ways of do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作为另外一种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史研究就是用科学-哲学的思想关联来重新理解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在内的各种（科学）哲学思潮。因而科学哲学史研究有两重目的：其一，破除“分析传统”对思想史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对科学哲学的垄断，珍重科学哲学除分析传统之外的其他思想资源。“正如库恩所说，科学史研究可能改变我们对科学观的理解一样，当代科学哲学深陷各种观念的和现实的危机，科学哲学史有助于克服这些危机。实际上这种研究将给我们带来过去的思想资源。……科学哲学史作为研究科学哲学的方式有助于克服在许多哲学阵营中广为流行的历史健忘症（wide-spread *historical amnesia*）。”（[1]，p.34）其二，破除或弥补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哲学（史）自恋，从科学-哲学关系的双重互动维度来审视哲学及其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的内容、哲学发展的动因以及哲学研究的方法都受制于科学及科学革命；哲学作为“爱智慧”，其实质就是从“何所是”的事实判断中推导出“何所为”的价值判断，其实就是转识成智（from knowledge to wisdom）；哲学史可能就是科学创造并改变哲学的历史。

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其实就是一种强调从科学-哲学的思想关联来解读（科学）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范式。它有两个要点：其一，科学哲学史的研究纲领是科学-哲学的思想关联；其二，科学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或目标就是理解科学影响甚或改变哲学的历史。简言之，科学哲学史就是哲学与科学互相理解并彼此改变的思想史。

三、科学哲学史的研究纲领：科学-哲学共同体

毫无疑问，科学哲学史研究受惠于T.库恩的思想。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设计了一个由经验例证和“范式”从契合到“反常”的循环过程，其实这不过是经验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说辞。

既然科学哲学史主要探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那么是否在科学与哲学之间也存在着库恩所说的那种革命的结构？

如果把库恩的“范式”理论从科学史领域推进到科学哲学史领域，也就是推进到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关联领域，把科学共同体变换成科学-哲学共同体，经过一定的历史解释和理论调整，我们就可以得到科学哲学史的研究纲领。①这也是本文源于库恩并超越于库恩的地方。

像科学史总要经历“常规”和“革命”一样，科学哲学史中的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的思想关联便不难发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时而融合，时而冲突，时而又会出现新的融合。古希腊时期的科学与哲学都融合为自然哲学；中世纪则形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三位一体；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直指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哲学信念；近代则出现了经典力学与机械论的高度统一；现代的“分析传统”宣称“拒斥形而上学”，但又信奉种种经验论乃至原子论的哲学立场。问题是，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现象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是什么以及何以可能？这是科学哲学的编史学纲领必须回答的问题。

①对此，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M.弗里德曼曾经在“理性动力学”（*Dynamics of reason*）一书中曾经提出了“科学-哲学平行”的主张，笔者最近翻译的舒斯特先生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念。

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与哲学会在某些观念上达到共识、共建和共享，从而形成科学-哲学共同体；但科学革命的不断出现必然导致原有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新的科学理论往往需要新的哲学观念与之相配，如此形成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革命导致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基于新科学的哲学变革与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

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科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一种成功的科学探索总会演化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哲学观念。于是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史上，就会出现科学知识与哲学观念的思想统一时期：或者是一群科学家在一种哲学思想下从事研究工作（如柏拉图学园和维也纳学派），或者是某个哲学家从当时的科学活动中概括出哲学思想（如笛卡尔的“方法论沉思”和康德对牛顿力学的“理性批判”）。这就出现了科学与哲学处于互相印证、互相支撑的阶段或状态。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之为科学-哲学共同体，也就是科学思想与哲学观念的统一，也就是科学家与哲学家在某个或某些观念上的共识、共建和共享。例如古希腊罗马时期崇尚理念的文化，就是由推崇“同一”或“共相”的哲学观念与毕达哥拉斯等人开创的“数本原”的科学活动所共同构成的；而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亚里斯多德主义中的四因说与托勒密的宇宙论所构成的宗教-科学-哲学的三位一体；近代的理性观念其实就是经典物理学与机械论哲学的统一体；而所谓的“分析时代”不过是数理科学与经验论哲学的结盟；当下流行的“后现代思想”往往是相对主义哲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STS等具体研究的不同组合。“哲学和科学，虽然各有其历史，但并不被看作是两件不同的事直到晚近的西方哲学。即使撰写各自的历史，但也无法无提及对方，除非某些特例。对西方知识界而言，哲学和科学总是被看作是一个东西，从属于同种活动。对哲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描述不仅构成了哲学及其历史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事关科学史问题的讨论。”（[5], p.15）

显然，科学-哲学共同体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比较接近，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第一，理论构成不同：库恩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不加分析地糅合了科学知识、研究程式和共同信念等多种因素，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但难以分析或不可分析；而科学-哲学共同体着重科学与哲学两个层次，力图整合知识与智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规范的学术命题；第二，思想视野不同：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主要论及某些科学家（集团）的实践理性，因而仅限于或更适于科学领域；而科学-哲学共同体则涉及科学和哲学两个领域，因而在本质上是科学理论与哲学信念之间的契合问题。第三，研究目标不同：库恩使用科学共同体范畴主要思考或解决常规科学的性质和科学革命等问题，而我们的科学-哲学共同体更关注哲学对科学的依赖以及科学革命对哲学变革的重要意义，或者说我们更关注由科学革命引起的哲学革命。

按照科学-哲学共同体的理解，我们可以对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科学哲学诸派进行一番重新思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和四因说等自然哲学都植根于当时的科学状况；中世纪亚里斯多德主义哲学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自然史、炼金术和占星术等科学水平；近代的经验论哲学、理性怀疑主义哲学和机械论哲学基本上反映了从伽利略到波义尔的“实验”传统、笛卡尔和伽森狄的数学分析、牛顿的经典力学等科学诉求；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基本上是对当时的数理科学、相对论和量子论等科学成就的哲学总结；后现代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基本上来自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包括SSK）和STS等新兴科学的研究。

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科学-哲学共同体现象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特别是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有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本身：哲学的性质、存续及其兴替，可能都与它所依附的科学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说，哲学其实就是对科学知识的包容与超越，将专业的科学知识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公共知识，也就是“转识成智”（from knowledge to wisdom）。

科学革命与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正如科学家的范式会发生革命一样，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重大观念问题上的共识、共建和共享并不是长存的，科学革命必然导致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的科学理论破坏

了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在某些重大观念上的共识，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打破了亚里斯多德主义与圣经中的自然史和托勒密等人的地心说等所谓陈旧科学理论的思想共同体。

在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存续的过程中，虽然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在某一历史阶段对某种重大观念问题达成了共识，但科学探索和哲学反思依然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活动，哲学思想体系一经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科学则是比较活跃的实践形式，总是在探索中突破自己的结论。一旦出现了科学革命，便危及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中的科学理论以及建立在该科学理论之上的哲学观念，也就是新科学理论与旧哲学观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种状况在科学和哲学关系史上不乏其例：本来，亚里斯多德主义的科学（双重宇宙论）- 哲学（双重真理说）共同体已经在中世纪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在文艺复兴中遭到了哥白尼的“科学革命”（包括伽利略学说）的严重挑战。

从表面看，我们的观念类似于库恩的思想，公正而论，我们的确受到库恩思想的启发。但是我们的观点至少与库恩思想有两点区别，我们可以从“破”和“立”两个维度加以比较：其一，从“破”的角度看，库恩所说的“哥白尼革命”仅仅是在天文学的专业领域用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这种革命可能证伪了某些旧科学理论，但维系地心说的诸多哲学理念如“双重世界”等并没有受到质疑，这就是说，所谓哥白尼革命只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其二，从“立”的角度看，“哥白尼革命”只是从专业的层面上提出了日心说，但日心说所需要的哲学观念如机械论的世界观等等，都不在哥白尼的视野之内。这就是说，哥白尼仅仅是提出了日心说的科学理论，但却没有提出日心说所需要的（机械论）哲学观念。这就意味着，哥白尼革命是一场尚待继续的革命。

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看，哥白尼革命只是造成了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如果把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比为一座由地心说等传统科学理论和“四因说”等传统哲学理论所支撑的连体大厦，那么哥白尼革命仅仅爆破了其中的传统科学理论部分，而这个连体大厦的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部分——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哲学信念依然持续着。这就是说，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只是造成了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破坏了（旧）科学与（旧）哲学业已形成的共识，其实质是新科学与旧科学、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双重对立。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冲突科学 - 哲学共同体。

科学革命导致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断裂，可以解释文化史上的一些反常现象：为什么一些科学真理的发现却往往得不到认可，反而受到冷落甚至迫害？原因就在于，科学和哲学是一个整体，当某种科学 - 哲学共同体已经成为“常规”甚至成为“常识”的时候，仅仅科学上的革命还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人们的观念，还不足以撼动传统的科学 - 哲学共同体。这就出现了复杂局面：其一，新科学理论尚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得不依然沿袭旧有的哲学观念，例如哥白尼还得用圆形轨道和本轮均轮等传统观念来描述他的日心说，从而造成新的科学理论与旧哲学信念的内部矛盾，当时的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思想纠结；其二，新的科学理论虽然受到某些事实的支持，但旧的科学理论却得到传统科学 - 哲学统一体的庇护，因为旧哲学思想体系依然存在，依然为旧的科学理论提供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庇护。旧的科学理论不见得随着新科学理论的出现而消失，只有旧的科学理论所依附的旧有哲学观念也被新的哲学信念取代时，旧的科学理论才能彻底消失。科学革命并不导致“范式”的兴替，而只是造成了传统科学 - 哲学共同体的断裂。

基于新科学的“哲学变革”与科学 - 哲学共同体的重建：虽然科学革命并不等于彻底摧毁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但毕竟成为哲学变革的动因。当一种哲学观念已经失去了科学理论支撑或与新科学理论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不管它曾经是多么的强大，它被取代就不会太远了，曾存续一千多年之久的亚里斯多德主义就是明证。我们的观点是，对旧哲学的摧毁和新哲学的建构，并不是哲学家的“沉思”，而是科学革命以及对科学革命的反思。新哲学的建构并不是像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那样遵循理性自身的发展，而是创造能够反应或代表新科学的哲学体系，西方近代哲学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对中世纪抑或古希腊时期哲学思想的“辩证否定”，而是一种对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波义尔等最新科学思想的理性重建。F.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洛克的“人类理解研究”（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 等等，都是为回应当时科学革命的哲学改革。S.高克罗格(Stephen Gaukroger)在2001年就曾经撰写了“培根和早期现代哲学的转折”(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活动对早期经验论的影响；M.奥斯勒(Margaret Osler)在1968年撰写了“约翰•洛克与波义尔和牛顿科学中的某些哲学问题”(John Locke and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of Boyle and Newton)学位论文，论述了洛克的经验论与波义尔的“实验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W.索夫(Walter Soffer)在1987年撰写了“从科学走向主体性：对笛卡尔‘沉思’的一个解释”(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 Meditations)，论述了理性怀疑主义的科学起源问题；F.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d)在1992年撰写了“康德与精密科学”(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论述了批判哲学基于牛顿科学的理解等等。这些研究表明，从F.培根到康德的近代哲学基本上是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回应，是基于新科学的哲学改革(reforming philosophy)。不理解科学革命，不理解科学革命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也就难以理解西方近代哲学。

一部科学哲学史，其实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演化史，经历了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革命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哲学变革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重建三个阶段。但其实质是科学与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冲突与重建。概言之，科学与哲学因观念共识而统一，因科学革命而断裂，因新科学需要新哲学而建构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哲学应是科学知识的包容与超越，哲学史其实就是科学改变哲学的历史。

科学哲学史研究可能还为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如哲学的思想主体(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共识-共建-共享)、哲学研究的路线(从知识到智慧的转换)、哲学的表述方式(经验性内容与超越性内容的统一)、哲学的评价标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尺度)等等，虽都在本文的逻辑结构之中，但本文容量有限。

[参考文献]

[1]Stadler, F. (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M],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0.

[2]Stuewer, R.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Sc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0.

[3]Stadler, F.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Wissenschaftchaftslogik (Logic of Scienc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in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 Focal Issues*[M], Elsevier, 2007.

[4]http://www.jstor.org/page/journal/ hopos/about.html

[5]Waigh, J., Ariew, 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tathis Psillo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M], Routledge, 2008.

[责任编辑　肖显静 徐竹]